

■ 三言二拍

自父母去世以后,大陈好些年没回乡下,乡亲们颇有微词。进了城忘了穷亲,这个名声可不好听。其实,亲戚们现在并不穷,不过是希望能经常走动走动。于是过年时,大陈带着老婆孩子回了趟乡下。

整整三天,中午晚上安排得满满当当。表哥、表弟、大舅子、小舅子、连襟,五家轮流做东,分别在不同的饭馆宴请,还请来大陈的中学、小学同学作陪。学着城里的派头,正儿八经放上了席卡。

■ 有点出格

本命年保险费

刘惠芬

今年是办公室小王的本命年,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过本命年,总觉得不太自在,怕有什么不顺心的事。

但小王却很开心,这不,才上班就向我们展示她的一身新衣服,还得意地说:“终于等到这一年了,我可算找到借口买新衣、新鞋了,而且老公还不能拒绝。”

“你老公不心疼钱了?”小赵问。

“哪能不心疼呢!我可对他说了,如果我今年过得不太平,有个闪失,他就人财两空了,不如先花钱让我买点新衣服穿,好平安度过本命年,就算是交了人身保险费吧!”小王得意地回答。

艺度空间



如果钉子会说话

有一种说法:女子身边是否有男士相伴,从她家墙上的钉子即可看出端倪——即便现代社会给了女子搏杀职场的机会,可到底是女子,敲钉子这种小事也是男子做得更好。

大学那会儿,宿舍楼在学校的南端,窗户外面没有任何建筑,视野广阔,甚至可以不需要窗帘。我们习惯伸手拂窗外大梧桐树的叶子。一个月后,秋风扫过整座

冰冰有礼



天堂影院

橘黄色的阳光、宁静的小镇、淳朴的居民、静穆矗立的天堂影院、经典爱情影片的经典接吻镜头……曼妙的音乐贯穿其中,浓郁的温情缓缓弥漫,渐渐沁入人心。这部《天堂影院》多年前我曾看过,而当它的VCD碟片出现在街头巷尾的时候,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了它,急

三天吃六顿

陈云生

主宾席大陈的小名赫然在目:陈二狗。其余的,都是李三牛、张小羊、马大哈、孙猴子之类。有的是大名,有的是乳名,也有的是绰号。一圈看过来,像动物开会。久违的名字一下拉近了心理距离,倍感亲切。大陈想,自己在官场也混过几年,庄严的席卡敢这么搞笑?不要说写绰号了,就是写错一个字,摆错一个位置,也不得了啊!

待每家宴请结束,大陈又回请了一次,算来三天吃了六顿。前两顿喝的白酒,眼睛云

里雾里,胃里倒海翻江,大陈直喊吃不消,提议说现在城里都时兴红酒了,于是后四顿改喝红酒,也喝得昏天黑地。

喝着喝着,大陈话多了:“我告诉你们,中医讲究察颜观色,有时也会误诊。其实发黄不是尿出血,发黑不是胃出血,都是红酒惹的祸。”大伙说,二狗喝高了,不文明了。大陈说:“你们才高了呢,我没高,我是高、高兴,那个真高兴,再喝!”大家又说,二狗喝醉了。大陈说:“我没醉,你们不要说醉话,喝酒就喝

酒,晃什么晃?不要晃,家住河对过,哪个怕哪个?”最后,大陈舌头都有点打架了:“我有数得很呐,真没醉,我、我在琢磨一个真理,过年拉的屎,恐怕狗吃了都要醉。”大家都觉得,大陈是真到位了。

这三天之中,大陈早上起不来,不吃早饭,再说也吃不下。这不,过去人穷,就不吃早饭,三天只吃六顿,今非昔比,现在是“三天吃六顿——吃饱了撑的”。

回了城,大陈没先回家,直接上了医院。

甩卖倒计时

刘会然

只是在门口挂了一块小黑板,写道“低价处理,最后三天”。第二天我上街一看,小黑板的“三”字被擦去了一横,成了一个“二”字。第三天上街,小黑板上又擦掉了一横,变成“一”字了。第四

不是插队的

李瑞芳

着队伍缓缓地前行,渐渐地半个身子要插进队伍里。

后面的人不干了,有人嚷:“后面排队去!”

小伙子对叫嚷声置若罔闻,依然夹在队伍旁边。火车站工作人员赶到了,拉住他

天上街,发现“一”字变成“半”字。这个老板真不错,看来还蛮讲诚信的。

第五天上街一看,这家商店照常营业,天啊,小黑板上的“半”字竟然被擦成了一个“十”字!

的胳膊说:“请到后边去排队。”小伙子一甩胳膊说:“我没有插队。”然后指着旁边和他一样瘦小的年轻人说:“我哥在这儿排队,已经被挤出去好几次了,我靠在他旁边,是怕他又被挤出来!”

蠢蠢欲动。我开始继续砸钉子,这次的理由是:墙壁太空,可以用照片做墙纸。我买了六十只像框,全部挂到墙上。虽然不是什么好看的摄影作品,至少家里热闹多了。镜框高低歪斜,错落有致,全因钉得不整齐。这个遗憾,心知无力改变,只能由着它了。

朋友都说,无论给我多大的空间,很快就会被塞得满满当当。这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。我会换保险丝,出差归来拎数十公斤行李上楼,从不买菜做饭,当然也从指望有人帮我敲钉子。我不能承受空空四壁带给我的寂寥和不安。任何一个物件都是有生命的,只不过身处不同的生存状态,墙也不例外,往墙里砸钉子墙也会像人一样疼。每一次我都不忍,以至于后悔,可后悔之后又继续抡起手臂——生命就是这么残忍!

张艺:女,著名电台DJ,主持的《夜动听》《都市夜归人》等栏目,深受听众喜爱。

并不平坦的人生旅途上。大学期间,父母来信说,那家老影院拆了,它不存在了。

我们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。那河流再温暖也已流进了岁月的深谷,只有极少的东西是永恒的,比如风可以穿透一切。风轻吹拂,一如当年它在影院上空缓缓徘徊,在影院的某个角落制造一个小小的气旋,将我们这群好奇的孩童吸引过去,看得个个瞪大了眼,张大了嘴。然而时过境迁,今天,小气旋已经无法吸引我们了,我们已经无法被轻易地吸引。

一切都与昨天不一样了,昨天的影院才是天堂影院,再先进,再现代化的家庭影院也是无法与之匹敌的。

蓝冰:女,专栏作家。长期为《LADY》《城市画报》《女友》等报刊杂志撰稿,公开发表作品逾100万字。



郭喆 图

■ 悠悠男女

继续留用

胡国维

结婚三年多,每天早晨老婆还在被窝里,我就得起床买早点、拿牛奶,接着做早饭;老婆吃不了的剩饭剩菜,都要由我来负责打扫;晚饭后,老婆剔着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我还要洗碗、刷锅……一句话,家里重活累活都是我一个人来扛。好不容易熬到春节了,我想趁此良机给“领导”提提建议,就问能否在家里的二道门上贴对联。

得到老婆的特批后,我写下了这么一副对联:

左联是: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。

右联是:吃得比鸟少干得比牛多。

横批是:何时下岗

趁着老婆没下班,我赶紧将杰作贴上。老婆下班后看了看,淡淡一笑,什么也没说。我心想,人心都是肉长的,老婆到底是被我感动了。

当晚,我踏踏实实地睡了。第二天早晨该起床时,我装死不起来,硬是被老婆“推醒”。“哎!几点啦?还不快去拿牛奶!”她一边说,一边还坏笑着指指二道门。

我跑去一看,横批竟被她改成了“继续留用”!

《南京纪事》网上征稿

如果您要韶点事儿,可以登录www.lifenanjing.com.cn,来建立您的博客,发表文章时只需选择“南京纪事”类别即可,我们会刊登点击率高的优秀稿件。

此外,您仍然可以通过电子信箱citystar111@163.com和邮寄的方法给我们投稿,地址:南京市新街口正洪街18号东宇大厦现代快报《南京纪事》,邮编:210005。

尘埃落定



洁尘

身体是聪明的

初春时节,不冷不热好风如水,几个女友约着聚会,一起吃玉林小区的“龙虾一绝”,五个人一共干掉两盘大份的鱼香小龙虾,两盘大份的麻辣田螺,一盘手抓孜然排骨。每个人都说,糟了,肯定要拉肚子。一边说一边手不停嘴不住。

曾经有外地朋友被我们带去吃过成都的辣食,比如火锅、烧烤、串串香,以及炒龙虾、炒田螺什么的,事后有人悄悄地不好意思地对我投诉道:太好吃了,但是不是不太干净啊?拉肚子了。我笑说:没事的,别说你偶尔吃一回,像我们成都人经常吃,也会拉肚子。不是不干净,是肠胃受不了这份激烈刺激的保护性反应。

身体是聪明的。这是我们这次聚会结束了“龙虾一绝”转移到一家女友的屋顶花园之后的一个重要话题。比如,口福过多了,肠胃就会用它的方法提醒你。当然,如果你执意不听从它的劝告,那么,就要付出发展成肠胃炎的代价。每年节假日,报纸上总有因为过分食用辣食而使得医院爆满的社会新闻。

身体是聪明的,还在女人生产的问题上。聚会上,几个女友都提供了这样的例子:女人到了生育的坎上时,不管自身对生育持什么态度,身体里似乎总有一个东西引导出女

人的焦虑。一般来说,这个坎从30岁左右开始,到40岁左右到达警告期。我有好几个熟人最后都没有翻过这个坎,到了38、39岁时先前不要孩子的决心轰然倒塌,然后生了孩子。她们事后回忆,那个阶段,看到别人手里的婴儿心里就慌,身体内似乎有一个声音说:要不要?再不要就要不成了啊!这个声音的提示含义是:生育与否,曾经是你的自由之一种,现在,这个自由要被剥夺了。从此,在这个问题上,你不再拥有自由,等待你的并不是囚禁,而是流放。

我这几个熟人都有一个感慨:哎,早知道最后还是得生孩子,早生啊,拖到这把年龄。

是这样的,很多时候,身体比脑子聪明。特别是在情爱这个问题上,你爱不爱他,身体的答案是最准确、最抵达真相的。而在这个问题上,脑子是根本想不清楚的;而且,在这个问题上,如果想着要动脑来判断自己的情感,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愚蠢的。曾经有一个女友苦恼地对我说,有两个男人,她不知道她到底爱哪个?我说,你想吻哪个,想和哪个上床,你就爱哪个。她说,如果两个都想吻,都想上床呢?我说,那更简单了,这说明你两个都爱啊。女友说,那他们两个哪个是爱我的呢?

这个我就说不清楚了。听从身体的指令,信任身体的智慧,这可能只能用在女人身上。至于男人,如果说他们想和哪个女人上床就说明他们爱哪个女人,这种说法太幼稚了吧,特别是过了抒情时期的女人还这么想,那就是幼稚得令人发指了。但是,可以安慰的是,如果一个男人凝视你,抚摸你的头发和脸,轻轻与你的手交握,这些清淡的肢体语言还是可以信赖的。它们被信赖的原因正是因为清淡。

洁尘:女,作家。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。出版散文集、长篇小说十余部。